

○ 李勇先 著

# 《輿地紀勝》研究



巴蜀書社





《輿地紀勝》研究

• 李勇先 著 •

ISBN 7-80523-885-5



9 787805 238852 >

ISBN7-80523-885-5/K·187

定價:25.00 圓

李勇先 著

# 《輿地紀勝》研究

巴蜀書社 中國·成都

責任編輯：黃雲生

封面設計：李文金

《輿地紀勝》研究

李勇先 著

---

巴蜀書社出版發行

(成都鹽道街三號)

四川省新華書店經銷

成都福利東方彩印廠印刷

---

開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

印張 11.75

字數 250 千

1998 年 5 月第一版

1998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 1—700 冊

---

ISBN7—80523—885—5/K·187

定價：25.00 圓

## 引言

我國歷史地理學源遠流長，歷史地理文獻十分豐富，如歷代正史中，就有十六部《地理志》、六部《河渠志》，現存建國前的地方志亦達八千多種，共十餘萬卷，其種類之多、數量之大，在世界上也是罕見的。就歷代地理總志而言，除《漢書·地理志》和《隋書·地理志》而外，現存有名的，如在唐代就有李吉甫的《元和郡縣志》，在北宋有樂史的《太平寰宇記》、王存等的《元豐九域志》、歐陽忞的《輿地廣記》；在南宋有王象之的《輿地紀勝》和祝穆的《方輿勝覽》等。宋以後的元、明、清三代都各有《一統志》的編纂。明代顧炎武的《肇域志》和顧祖禹的《讀史方輿紀要》等都是有名的全國性的地理著作。就宋代地理總志而言，學術界更多地偏重於對北宋幾部地理總志的研究和利用，而對於南宋兩部地理學著作却未能引起足夠的重視。尤其是王象之的《輿地紀勝》，自從該書問世以後，其影響遠不如稍後成書的祝穆《方輿勝覽》，流傳也不廣泛。到了清初，《紀勝》一書還曾一度失傳，幸賴錢大昕訪求此書四十年，終於在錢塘何夢華齋中發

現，經阮元鈔錄後，於道光二十九年正式刊行於世，而此時所見到的《紀勝》已經是嚴重殘缺不全的本子。岑建功從《大清一統志》、《讀史方輿紀要》、《輿志碑目》等書中輯成《輿地紀勝補闕》十卷，又延劉文淇（孟瞻）、劉毓崧（伯山）父子作《輿地紀勝校勘記》五十二卷，這為《紀勝》的全面整理和研究奠定了初步的基礎。不過岑氏輯補《紀勝》的內容很有限，而劉氏所作的校勘也存在許多不足之處，如岑氏懼盈齋本《紀勝》卷九三南雄州碑記門《唐修路銘》條注云「唐給事中蘇口撰」，其「蘇」後所缺一字，《校勘記》卷二二引《碑目》作「公」，今按《永樂大典》卷六六六，此缺字乃係「佚」字。其他校勘不當之處也時有所見。自岑本刊印後不久，清咸豐中，伍崇曜又以陳其錕所藏宋鈔本於粵雅堂開雕。在刊印之前，又延譚瑩對《紀勝》一書作過初步整理，並與海寧楊文蓀所藏《紀勝》鈔本進行對校，「悉心釐定，留意補治，覓善本而無從，思誤書而敢信，朱墨互勘，靈光歸然」<sup>(一)</sup>，改正了其中的一些錯誤。清代以後，對《紀勝》研究最有影響的當是譚其驥先生，他在《論方輿勝覽的流傳與評價問題》一文中<sup>(二)</sup>，對《勝覽》與《紀勝》的關係、《紀勝》一書的流傳與今所見《紀勝》是否為足本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獨到見解。認為《勝覽》一書「部分沿襲了《紀勝》的體例，但就內容而言，却跟《紀勝》並沒什麼關係」，並認為「劉毓崧的《紀勝》有續錄之說是不可信的，王象之祇記述了南宋的版圖，別無記述北宋版圖的篇帙」，譚先生的這種觀點，目前已被學術界所公認。近年又有鄒逸麟先生《輿地紀勝的流傳及其價值》、李德清先生《輿地紀勝的成書年代》等兩篇專門研究《紀勝》的文

章(三)，對《紀勝》的成書年代、流傳與版本以及史料價值等方面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討。但總的看來，目前學術界對《紀勝》一書並未引起足夠的重視，這是與他在歷史地理學發展史上所處的重要地位是極不相稱的。本書試圖對《輿地紀勝》進行一次較為全面、系統的研究和探討。本書的完成，首先感謝吾師徐規先生的精心指導以及孜孜不倦的教誨。同時，本書的寫成，梁太濟師也給予了悉心的幫助和指導，在此並致以最誠摯的感謝。由於作者水平有限，目前又忙於《中華大典·宋遼金元文學分典》的編纂工作，成書倉促，書中的錯誤和不當之處肯定不少，並望各位先生批評指正，容俟日後再作進一步的補正和修改。

【注】：

(一) 《樂志堂文略》卷一《輿地紀勝序》。

(二) 《中華文史論叢》一九八四年第四輯。

(三) 《古籍整理與研究》第七期。

# 目錄

引言	.....	(一)
第一章 王象之的家世與生平	.....	(一)
一 王象之的籍貫與世系	.....	(一)
二 王象之的家世	.....	(三)
三 王象之生平事略	.....	(九)
第二章 《輿地紀勝》的成書與流傳	.....	(一四)
一 《輿地紀勝》一書出現的歷史條件	.....	(一四)
二 《輿地紀勝》編纂始末	.....	(一七)
三 《輿地紀勝》的流傳	.....	(二一)
四 關於今本《輿地紀勝》是否爲足本的重新考察	.....	(二二)
第三章 《輿地紀勝》一書在編纂方法上的特點	.....	(二二)
一 《輿地紀勝》初步確立了宋以後歷史地理總志的編纂體例	.....	(三二)



- 二 《輿地紀勝》特別重視史料的考證……………(三五)
  - 三 《輿地紀勝》充分採用互見的方法……………(四五)
  - 四 《輿地紀勝》編纂之失誤……………(四七)
- 第四章 《輿地紀勝》在校勘學上的價值……………(五六)
- 一 《建炎以來繫年要錄》與《輿地紀勝》……………(五七)
  - 二 《中興小曆》與《輿地紀勝》……………(六八)
- 第五章 《輿地紀勝》在輯佚上的價值……………(七五)
- 一 可供今有傳本者輯佚的內容……………(七六)
  - 二 可供今無傳本者輯佚的內容……………(八三)
- 第六章 《輿地紀勝》與《方輿勝覽》之間的關係……………(九五)
- 一 祝穆、祝洙父子與《方輿勝覽》的編纂……………(九五)
  - 二 從編纂和成書先後看《輿地紀勝》與《方輿勝覽》之間的關係……………(九八)
  - 三 《輿地紀勝》和《方輿勝覽》兩書體裁之間的關係……………(九九)
  - 四 《輿地紀勝》和《方輿勝覽》兩書內容之間的關係……………(一一二)
- 第七章 《輿地紀勝》一書的史料價值……………(一一三)
- 一 《輿地紀勝》所反映的宋代監司沿革方面的情况……………(一一三)

二	《輿地紀勝》所反映的宋代各地社會經濟情況	(一三五)
三	《輿地紀勝》所反映的宋代各地民情風俗	(一五一)
四	《輿地紀勝》所反映的宋代各地宗教情況	(一五三)
五	《輿地紀勝》一書在旅游资源開發方面的價值	(一六〇)
第八章	今本《輿地紀勝》一書的輯補	(一七六)
一	從宋以後官修《一統志》所引《輿地紀勝》中輯補	(一七七)
二	從清修各省《通志》所引《輿地紀勝》中輯補	(一七八)
三	從歷代類書所引《輿地紀勝》中輯補	(一七八)
四	從歷史地理著作所引《輿地紀勝》中輯補	(一八七)
附錄	《輿地紀勝輯補》	(一九二)
後記		(三六一)

# 第一章 王象之的家世與生平

王象之，字儀父〔一〕，南宋著名的歷史地理學家，著有《輿地紀勝》（以下簡稱《紀勝》）二百卷。王象之一生「博學多識」〔二〕，其所著《紀勝》在當時就已為學者所推崇。曾鳴鳳在讀了此書之後，對王象之「學識之博，收拾之富，考究之精，會粹之勤，不勝嘆伏」〔三〕。後代學者對《紀勝》一書的評價也甚高，謂其「能著成學術之功」〔四〕。清阮元認為「南宋人地理之書，以王氏儀父象之《輿地紀勝》為最善」〔五〕，伍崇曜也說他「才似賈耽，學如任昉，勤蒐博采，勒成此編」〔六〕。但對宋代這樣一位重要的歷史地理學家，《宋史》却没有他的傳記，而其他史書關於王象之的籍貫、家世和生平的記載又多有不同之處，下面就此作進一步的辨析。

## 一 王象之的籍貫與世系

王象之在自序及《紀勝》各卷首中皆稱「東陽王象之編」，李焘在序中亦云《紀勝》為「東陽王象之儀父」所著，但南宋陳振孫《直齋書錄解題》卷八却云「金華王象之」，同一時代所記

就已有「金華」、「東陽」之異。宋以後諸書如元吳師道《敬鄉錄》以及《金華縣志》、《金華府志》等都作金華人，《大明一統志》金華府下亦云：「王象之，金華人。慶元間進士，博學多識，著《輿地紀勝》傳世。」但也有作東陽人者，如明曹學佺《一統名勝志》金華府東陽縣下云「王象之東陽人」，明修《寧州志》卷一五官吏門云「王象之，東陽人也」。以上關於王象之籍貫的不同記載，有必要作進一步的考辨。

首先從金華王氏的世系來看，其中有王彥超一族，從太原遷至金華。對於這支世系，清繆荃孫在《藝風堂文漫存》中已列表加以說明，但甚簡略。據明王禕《王忠文公集》卷二四《故成齋王先生墓表》有比較詳細的記載，再結合《宋史》、《呂東萊集》、《晦庵集》、《文定集》、《丹陽集》、《敬鄉錄》以及各種方志等的記載，可對金華王彥超一支世系作一個比較詳細的說明。

從表中可以看出，王氏一族，本出自太原。入宋後，先遷至義烏鳳林鄉，之後一部分徙居婺州州治金華縣城，其餘仍留居鳳林，但仍與「城中王氏通譜」〔七〕。若王象之為金華人，又從其生父也屬王氏「師」字一輩來看〔八〕，王象之出於表中所列金華王氏世系的可能性較大〔九〕。又自序中言及「仲兄行甫西至錦城」，據陳振孫《直齋書錄解題》，王益之，字行甫，金華人，同時代人所記當不會有誤，清錢大昕《十駕齋養新錄》卷一四《輿地紀勝序》亦云「王益之，字行甫，金華人，蓋即儀父之仲兄」，據此可知，王象之的籍貫確為金華，而不當為東陽。按《宋會要》方域六之二二、《宋史》卷八八《地理志》、《方輿勝覽》（以下簡稱《勝覽》）卷七載，婺州

在宋代又稱東陽郡，金華是婺州附郭縣，鄒逸麟先生指出，在宋代「以其所在地府州的郡號稱其籍貫是當時社會的風尚」，如祝穆在自序中稱「建安祝和甫」一樣，王象之在書中稱「東陽王象之」者，亦當是指郡名而言，而不是指東陽縣名。此論極是。

至於東陽王氏，由於史料缺乏記載，無從考知其世系。在宋代，東陽王氏有名的在北宋有王德明，字俊卿，有《鈍齋集》〔一〇〕；在南宋有王全夫，名玉慶，潛心理奧，從王柏游〔一一〕。又有王桂，字仲芳，號月溪，著有《四書訓詁》十卷、《詩文雜稿》十卷、《隨筆》一卷〔一二〕。又清張鑿據《宋史》卷四〇八《王霆傳》云王霆亦東陽人，高祖豪。嘉定四年登科，累官沿江制置副使，「嘗撰沿江等邊志」，有《玉溪集》。並以此推知「東陽王氏一家之學，確有淵源」〔一三〕，並認為王象之與王霆之間或許有什麼關係，但證據不足，故不能作為推斷王象之籍貫為東陽縣的理由。

## 二 王象之的家世

關於王象之的家世，史書有各種不同的記載。

首先，關於王象之的父名，宋以後就有王師古、玉師竄兩種不同的說法。

先就有關王師古的記載來看，在北宋先後有二位王師古，一是紹聖三年通直郎王師

古（一四），後任武節郎、京兆、秦鳳等路保甲兼提舉，又據隆慶《趙州志》卷六、正德《趙州志》卷一政和元年武功大夫王師古任趙州刺史。宣和二年，改任提舉秦鳳等路弓箭手（一五），宣和四年，又爲京兆府等路提刑（一六）。北宋另一位王師古，據宋葛勝仲《丹陽集》卷一三云，王師古與其兄王師心「俱嘗升名禮部」，葛氏生於兩宋之際，《宋史》卷四四五有傳，云葛勝仲，字魯卿，丹陽人，中紹聖四年進士第，紹興元年乞祠，紹興十四年卒，基本上與王登同時。可知在紹興十四年之前，王師古就已嘗升名禮部。葛氏又言「是時師心始冠，已能用經術取上舍第，而師醇、師古皆軒然有邁往之韻」，「予固心器之矣」。按諸書所載，王師心中政和八年戊戌王昂榜進士（是年改元重和，故有云重和元年戊戌進士者），乾道初上章告老，以左奉議大夫致仕，乾道五年卒，享年七十有三。據此推算，王師心中進士時已有二十歲，正值「弱冠」之年，則其弟師古亦當有十五、六歲，故纔能如葛氏所言「軒然有邁往之韻」，至宣和五年，王師古便以鄉貢試禮部，但未嘗中第，後未官卒。又據明王禕所作《故成齋先生墓表》云王師古鄉貢進士，光緒《金華縣志》王師心條下亦云王師古宣和五年鄉貢進士，上春官不第，未官卒。從以上兩位王師古的履歷推知，兩王師古顯然不是同一人。

此外，在南宋還有一位王師古。元吳師道《敬鄉錄》卷一二、《金華賢達傳》卷八以及萬曆《金華府志》、雍正《處州府志》、雍正《浙江通志》、光緒《金華縣志》以及光緒《青田縣志》等書都有記載。《金華府志》卷六《人物門》王師古條下云中紹興二十四年甲戌張孝祥榜進士。《處



州府志》卷九《政蹟》下云：「王師古金華人，隆興間令。政尚仁厚，撫字以恩，鞭撲不施。」《青田縣志》卷八《名宦門》王師古條下亦云：「王師古字唐卿，金華人。仁心爲「民」，鞭撲不輕施。召民受讞，率寬委勸以息爭，即罹於重典，曲從未減，不以深刻爲能。」可知在孝宗隆興間嘗爲青田知縣。《敬鄉錄》卷一二王師古條云：「嘗爲南劍州學教授，刊《龜山遺書》。」又嘉慶《延平府志》卷七云乾道間任南劍州（即明代延平府）儒學教授。又據《宋會要輯稿》（以下簡稱《宋會要》）職官五四之四〇、食貨六九之三二云，淳熙七年到八年間，王師古曾知江陰軍，《金華縣志》卷六《人物》下亦云王師古「淳熙八年知江陰軍」，而嘉慶《江陰縣志》卷一二則云淳熙十一年承議郎王師古知江陰軍。之後王師古又知江州，《永樂大典》（以下簡稱《大典》）卷六六七九古字條下云王師古紹熙四年知江州，清《御定佩文齋書畫譜》載有「《定江軍字碑》，云「紹興十二年重建，紹熙癸酉王師古立」，按紹熙祇有「癸丑」，無「癸酉」，癸丑爲紹熙四年，可知王師古紹熙四年仍在江州任上。又南宋樓鑰《攻媿集》卷三七云「知江州王師古廣東提刑」，雍正《浙江通志》卷一二五《科舉門》亦云王師古官「廣東提點刑獄」。

再從有關王師古的記載來看，王象之《紀勝》一書中多處言及「先君子」，如今本《紀勝》卷二八袁州官吏門王師古條注云：「先君子爲宜春簿，嘗作文誌月椿之苦，今減十萬五千餘貫，自先君子始。」據清劉毓崧、繆荃孫所見《紀勝》皆作王師古（二七）。劉氏跋以爲《紀勝》袁州官吏門王師古條下注中兩處言及先君子，「蓋師古即象之之父也。原本「師」字缺筆作師，「古」

字缺筆作「古」，他卷「師」字不闕筆，蓋因上一字與伯叔相同，而「竄」字必闕筆。」並認為「宋代不諱「竄」字，其爲象之家諱無疑」(一八)。又《紀勝》卷三〇江州古迹門濂溪書院條(《大典》卷六七〇一亦引《紀勝》此條)云：「「濂溪」先生隱居廬山，有水經所居之前，亦以濂溪名之。後百餘年，象之先君子守九江，爲建拙堂及愛蓮堂於祠之側。」則王象之之父又爲王師竄，並嘗知江州。按史：周敦頤熙寧初隱居廬山，熙寧六年癸丑卒，下距乾道九年癸丑適滿百年，師竄之知江州當在是年之後。又據《紀勝》卷一三一漳州官吏門朱熹條注云：「象之紹熙辛亥游廬山，親見晦翁所作《西原庵記》。」辛亥係紹熙二年，上距熙寧六年癸丑一百一十八年，與百餘年之數正相符合。王象之在自序中云：「余少侍先君宦游四方，江、淮、荆、閩、靡國不到。」廬山在江州境內，則象之游廬山或即在其父知江州的任上，即在紹熙之初。

對於王象之生父兩種不同的記載，光緒《金華縣志》卷九人物門既立有王師古傳，又立有王師竄傳，遂分爲二人，並認爲王象之的父親爲王師竄。拙以爲所謂王師古、王師竄二人實爲王師古一人，其理由有二：一是就宋代史籍來看，未見有關王師竄的記載，祇有關於王師古的事迹。《宋會要》及南宋樓鑰《攻媿集》皆作王師古，同時代所記當不會有誤；又元初金華人吳師道在《敬鄉錄》一書中也作王師古，同鄉人所記亦不致有誤。二是從兩人仕履來看，若合之爲一人，亦不前後矛盾，且二人嘗在紹熙初皆知江州，則二人實當爲一人。而造成後人誤會的原因大致有三：一是清劉毓崧所見《紀勝》宋鈔本中「竄」字諱筆作「冑」，並認爲是象之家諱無疑。從字

形上看，很有可能是「古」字，而不是「亶」字。《紀勝》他處凡遇「亶」、「適」字皆闕筆作「亶」或「適」，或因刻工在雕版時以「亶」、「適」字筆畫太多而故意闕筆所致，而影鈔者亦沿襲其誤，當然也不排除其他原因闕筆而致誤，以致引起後人誤會。二是「師亶」或是其小名，「師古」是其名，實即一人，這從宋人取名的習慣中可以看出。宋人往往有名、字，有小名、小字，如胡三省，名三省，字景參，小名蒲孫，小字子持；文天祥，名天祥，字來瑞，小名雲孫，小字從龍，而名、字的取義又往往與小名和小字的義思相關，其中有名與小名、字與小字在用字上相重複者。如《宋寶祐四年登科錄》所載：趙時遇，小名時仲；趙時貫，小名時登；王剛中，小名剛口；陳俞，字舜卿，小字復卿；黃仲，字文仲，小字雲仲等等。而「師古」與「師亶」當取義於先秦「古公亶父」，古公亶父為周文王的祖父，周武王追封為太王。《詩·大雅·綿》云：「古公亶父，來朝走馬。率西水滸，至於岐下。」「師古」與「師亶」又相關聯，故王象之在《紀勝》一書中既為其父名避諱，又為其父之小名避諱。三是王象之父親或原名王師亶，在紹興二十四年中進士時，正值宋高宗、秦檜與金朝力主和議的時候，凡金主之名，在宋方或當一例諱之。如《宋史》卷八九《地理志》云：「西和州……紹興元年入於金，改祐州，舊名岷州。十二年，與金人和，以岷犯金太祖嫌名，改西和州，因郡名和政云。以淮西有和州，故加西字。」金太祖名旻，而「岷」與「旻」字音相同，又因岷州與金邊境接壤，故改岷州為西和州。又如《紀勝》卷八七「光化軍沿革門注引《繫年錄》（即《建炎以來繫年要錄》），以下簡稱《要錄》）云：「紹興三十一